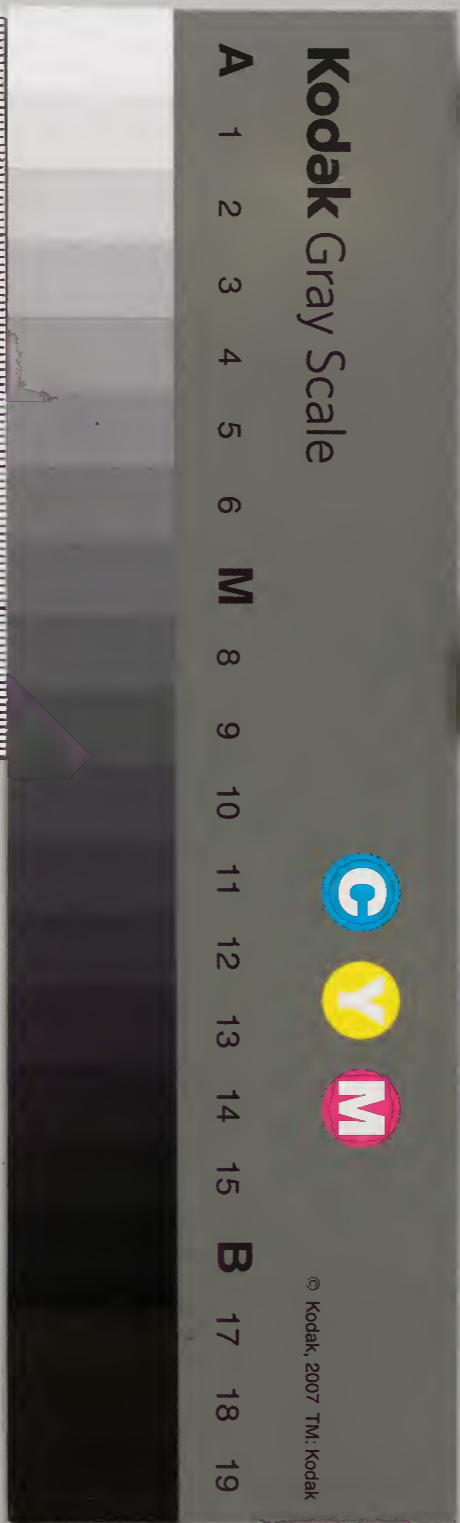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380
冊數	12 ( 11 )
函號	274 192











左氏春秋聚卷之十四

殘草文庫

嶧陽張氏

嶧陽張用星聯齋輯

男

應復

七

來

姪

以標

景存

校錄

昭公中

經二十一年之

傳凡二十

四篇

南蒯之叛

楚比之亂

陳蔡之復

州來之滅

平邱之會

晉卑魯

左氏春秋聚

卷之十四

昭公中

唐述山房



晉治戎狄

宋伐邾

齊伐莒

庚輿之奔

齊豹之亂

華向之亂

蔡朱之奔

楚殺成熊

許止之弑

長岸之戰

小國來朝

祀典災異

曹會出奔

燕伯出入

之末

上卷交鄰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齊弱晉

晉治戎狄

宋伐邾

齊伐莒

庚輿之奔

齊豹之亂

華向之亂

蔡朱之奔

楚殺成熊

許止之弑

長岸之戰

小國來朝

祀典災異

曹會出奔

燕伯出入

之末

上卷交鄰

晏子諷諫

子產遺愛

會申伐吳之末

子朝之亂之始

雞父之戰之始

伍員謀楚之始

經二十一年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景王十五年辛未

申鄭伯嘉卒

公如晉至河乃復

楚殺其大夫成熊

昭公中

唐述山房



冬十月原伯絞公子慙出奔齊楚子伐

徐晉伐鮮虞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

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鮮虞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吳

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

滅州來南蒯三月曹伯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奔齊秋葬曹

滕卒楚人夏四月楚殺鬬

武公楚殺鬬八月莒子去疾卒成然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晉殺羊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

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蔡朝吳出

奔鄭乙丑王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天子壽

卒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秋昭公中

唐述山房



冬公如晉

九之三

晉荀躒如京

二之四

十有六年春

公在晉

十三之三

齊侯伐徐

十一之三

楚子誘戎蠻

子殺之

五之四

晉韓起聘于鄭

二之二十

夏公至自晉

十三之十二

秋

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十三之三

九月大雩

十四之三

二十之三

季孫

意如如晉

十三之十四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三之十五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十三之十三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

之

十四之十四

秋邾子來朝

十三之十三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

渾之戎

六之四

冬有星孛于大辰

十四之十五

二十之十四

楚人及吳

戰于長岸

十二之十二

十有八年春

毛得殺毛伯過

二之五

王三月曹伯須卒

十五之十五

夏

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十四之十六

十五之十五

六月邾人入郟

五之一

秋葬曹平公

十五之十六

三之三

鄭大蒐

三之六

冬許遷于白羽

二之八

十有九年春

楚人城郟

九之二

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二之四

宋公伐邾

五之二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十一之三

已卯地震

無傳

十四之七

邾人郟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

五之三

楚世子建居于城父

二之三

秋齊

高發帥師伐莒

六之三

鄭驂偃卒

二之七

冬葬許悼公

無傳

楚人城州來

二之三

鄭大水

十四之八

二十之八

吳蹶由自楚歸于吳

二之二

二十年春王正月

十三之十三

二月己丑日南至

八之二

十四之九

楚殺伍奢伍員出奔

左氏春秋

昭公中

日

唐述山房



吳

二四之三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無傳

十五之七

宋華亥殺宋公

子公

三八之三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一七之一

冬十月宋華

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四八之四

齊侯有疾

十九之九

十有一月辛

卯蔡侯廬卒

無傳

二九之二

齊侯田于沛

十九之二

鄭公孫僑卒

二十九之九

二十有一年春

王鑄無射

二二之七

王三月葬蔡平公

三九之三

夏

晉侯使士鞅來聘

三三之六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

宋南里以叛

五八之五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十四之十

八月乙亥叔輒卒

十一之十

冬

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

八之六

蔡侯

朱出奔楚

九之四

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三之七

傳

凡二十四篇

南蒯之叛

襄七年夏南遺為費宰叔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前再見

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子愁遂如晉

摘錄上傳見後三

冬十月季平

子立

在七年見上卷一之十五

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

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

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

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

在十年見上卷一之十八

更受三命叔仲子欲

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



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

豎牛禍叔孫氏在四年見上卷一之八

故媿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媿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

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



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

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

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

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

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

南氏十四年春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

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

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

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年聽命矣子若弗圖

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

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

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

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楚比

陳蔡

州來

襄三十年秋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無宇

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

左氏春秋

卷之十一

昭公中

唐述山房



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前元年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再見聞王有疾而還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廢尹子哲出奔鄭前再見節

十二年冬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躒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

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鍼秘敢請命王



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  
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  
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  
典八索九邱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  
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  
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  
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  
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  
辱於乾谿

十三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

即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

王王之滅蔡也

之會

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  
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  
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



二十二年見襄中六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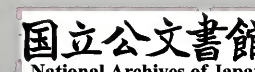
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彊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

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犯也曰若入



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  
 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  
 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  
 斷王旌執人章華在七年見上卷十七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  
 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於  
 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  
 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  
 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  
 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

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  
 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  
 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於訾實  
 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  
 子旗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  
 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  
 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  
 聘於鄭且致犂櫟之田城犂櫟在昭元年見上卷一之五事畢弗致鄭人  
 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犂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





既復王問隼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  
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  
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  
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  
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  
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  
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  
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  
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

皆厭紐鬪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  
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  
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  
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  
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  
元年奔晉 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  
見篇首 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  
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  
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

左氏春秋

卷之十四

昭公中

唐述山房



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  
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  
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  
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  
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  
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  
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  
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  
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

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  
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  
為外主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  
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  
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  
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秋八

楚之滅蔡也

在十一年  
見上卷九

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

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  
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冬十月葬蔡



靈公禮也

四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

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

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五

十四年

夏楚子使

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

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

敘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

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六

秋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

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

鄭以無忘舊勲

七

十八年秋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

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

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

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

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

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八

十九年春楚

工尹赤遷陰於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

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九

三平邱之會

昭公十四年

昭公中

唐述山房



晉甲

魯

齊弱

晉

十年秋七月平子伐

十一年夏孟僖子會邾莊公盟

莒取鄭前再見節

于侵祥修好禮也前二再見節

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

分傳見後遺愛篇

夏齊侯衛侯鄭伯如晉

朝嗣君也

合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莒人愬於晉晉

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合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

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

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

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

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儻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

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

孫僂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合六月葬

鄭簡公三

十三晉成虎祁在八年見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

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

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

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



諸侯于平邱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  
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  
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  
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  
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  
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  
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  
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  
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

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遲速唯君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  
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  
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  
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  
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  
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  
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  
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



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  
 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  
 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  
 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  
 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  
 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  
 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  
 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  
 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

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

南蒯子仲之憂在前年見本卷一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

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

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邱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

於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

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

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

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

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

昭公中 唐述山房



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

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四

公至自會

冬十月

公如晉荀

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

因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



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  
 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  
 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  
 君蓋襄二十一年坐叔虎黨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  
 樂氏並得罪見襄中四  
 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  
 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  
 懼先歸惠伯待禮合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  
 尊晉罪已禮也巳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  
 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

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  
 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  
 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  
 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  
 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  
 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邱之會  
 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  
 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



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十五年冬

公如晉平邱之會故也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

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鄰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

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

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

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一十 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

夏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

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

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秋八月晉昭公卒 冬十

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

有子哉 二十一年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

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

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

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年 冬公如晉及河鼓叛

晉晉將伐鮮虞 在明年見 故辭公

四 晉治 戎狄

昭公中 唐述山房



元年夏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節再見節

十二年夏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

壬午滅肥以肥子綿皋歸合冬十月晉伐鮮虞因肥之役

也三十三年秋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

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

獲而歸三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

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

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

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

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

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

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

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

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

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

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

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

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四



十六年春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五)

十七年秋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

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

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

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官

(六)

二十二年夏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

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糶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戴鞮歸使涉佗守之 (四)

(五) 宋伐 邾

十八年夏 六月邾人藉稻邾人襲邾邾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

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邾夫人而舍其女 (三)

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俘 (三) 夏 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三)

左氏春秋卷之十四 昭公中 唐述山房



齊伐莒

莒

庚與之奔

十四年秋八月莒著邱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邱

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

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

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合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

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

鉏送之有賂田

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

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

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

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

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三二十二年春王二月

甲子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

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

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

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後

二十三年秋莒子庚與虐而好劔苟鑄劔必試諸人國人患之

年秋

昭公中

唐述山房



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烏存執爰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後

齊豹之亂

七年秋八月衛襄公卒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媯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史朝亦夢康叔謂己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媯蛤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故孔成子立靈 二十年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公圃再見節 夏六月

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

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鼂真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閔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



乘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  
公官鴻駟騅馬乘於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於馬  
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  
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  
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於衛既出聞  
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  
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  
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  
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

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  
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賓將擗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  
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  
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  
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  
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  
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  
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  
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



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於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妓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蓋不義不犯非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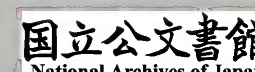
華向之亂

六年夏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

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女其畏哉前一再見節冬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比葬又有寵前二再見節十二年夏宋公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寡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二十年春

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生也三月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

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





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

秋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邠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闔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

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恠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恠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四 二十一年夏 宋華費遂生華驅華多僚華登驅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驅相惡乃譖諸公曰驅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



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  
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  
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  
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  
亦如之張白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  
宜僚盡以告張白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  
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  
多僚御司馬而朝張白不勝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翩殺  
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

揜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  
桑林之門而守之<sup>五</sup>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

枝鳴戍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  
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  
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獲其二帥  
公子苦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  
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  
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  
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



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  
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  
於新里翟僕新居於新里既戰說甲於公而歸華姓居於  
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  
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邱鄭  
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鷲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干犢御  
呂封人華豹張白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  
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  
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白抽矢而下射

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犢請一矢城曰余  
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  
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  
呼見華驅曰吾為欒氏矣欒氏之亂在襄二  
十三年見襄中四驅曰子無我  
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驅以車十五乘徒七  
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遠越帥師  
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  
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六

二十二年楚遠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



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尤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

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九蔡朱之奔

十五年春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三十一年冬十有

昭公中

唐述山房



一月辛卯蔡

二十一年春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

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

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

暨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冬

蔡侯朱出奔

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

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

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

三

年盟鄧依陳蔡以

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

子與君同惡

靈王殺蔡世子有在十一年見昭上九之三其子謂東國平侯與公子比殺靈王故言同

惡在十三年見本卷二

德君必甚又使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

蔡無他矣

四

二十有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於楚

楚殺成熊

十二年夏

楚子謂成虎

即成熊

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

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三

許止之弑

十九年

夏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

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冬

昭公中

昭公中

昭公中

昭公中

唐述山房



許悼公

長岸之戰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十七年冬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

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小國來朝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



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  
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  
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  
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鳩鳩氏  
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  
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  
民無滯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  
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  
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固** 祀典  
災異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  
吾見赤黑之侵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  
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夏六月丁巳朔  
日有食之

十六年秋九月大雩旱也

分 下傳見後  
遺愛篇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  
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  
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



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四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

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邱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五下傳見後遺愛篇 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六分下傳見後遺愛篇

干有九年夏五冬鄭大水四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九再見節

昭公中 唐述山房



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曹會出奔

十有二年春三月鄭伯嘉卒五月葬鄭簡公

二十有四年春三月秋葬曹武公十八年春三月曹平公卒

葬曹平公傳見後子朝亂始篇會自鄆出奔宋

燕伯出入之末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欵十唐因其眾也

上卷交隣之末

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無事

十有二年秋七月二十有四年夏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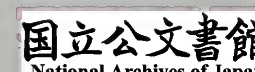
附晏子諷諫

二十一年冬齊侯疥遂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邱據與裔欵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



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  
 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  
 宋之盟在襄二十七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  
 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  
 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  
 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  
 歎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  
 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  
 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

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  
 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  
 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  
 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  
 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  
 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  
 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  
 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  
 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





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  
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官  
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  
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  
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  
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  
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曰十二月  
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  
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

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  
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  
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  
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  
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  
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  
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  
既平醲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



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  
 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  
 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  
 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  
 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  
 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  
 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  
 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

樂非君所願也

子產遺愛

十二年春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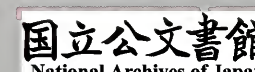
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  
 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  
 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墉弗毀則日中而墉子  
 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  
 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  
 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



自成也十六年春三月晉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子產

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

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脰歸脰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





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僞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僞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

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彊賈毋或白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彊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僞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合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



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蓋賦野有  
 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  
 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  
 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  
 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擇  
 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賦起賦不出  
 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  
 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  
 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

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三 秋九

月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

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

官邑三 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鄭裨竈言於子產 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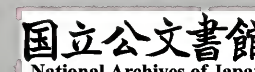
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竽玉瓚鄭必不火子

產弗與合 十八年夏五月 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

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

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

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





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禘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

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於四鄰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四  
五

秋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被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



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  
 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  
 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然  
 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  
 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  
 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薦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  
 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  
 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

十六  
十九  
年秋

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  
 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  
 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下亦弗予大夫  
 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  
 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  
 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  
 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  
 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敢知其誰實知之平邱之會

在十三年  
見本卷三

君尋舊盟曰無

昭公中

唐述山房



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田冬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禱

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八

二十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年冬

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

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九

會申伐

吳之末



十九年冬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見一再一子朝之亂之始

十二年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

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

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

而立成公之孫鱣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殺

瑕辛於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一

十五年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一秋八月戊寅王穆后

崩一冬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

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

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

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

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

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

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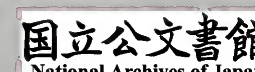
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

其後襄之二路鉞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



陽之田在僖二十八年見僖下六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

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禮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四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五三月曹平公卒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





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櫛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櫛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櫛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二十一年春

雞父之戰之始

十九年冬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在

三年見本卷二之五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

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

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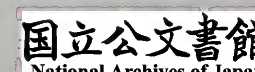
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

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二十一年春

伍員謀楚之始

十九年春楚子之在蔡也鄖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

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





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

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夏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

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

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

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於城父令尹子瑕聘

於秦拜夫人也

曰

二十一年春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

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

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

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

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

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

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

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

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

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

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

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

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



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  
 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  
 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  
 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  
 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  
 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鱒設  
 諸馬而耕於鄙

左氏春秋聚卷之十四終

左氏春秋聚卷之十五

嶧陽張用星聯齋輯

男 應復七來  
姪 以標景存  
校錄

嶧陽張氏  
星聯齋本

昭公下

經 二十二年之  
三十二年

傳 凡十  
六篇

子朝之亂

晉頃勤王

晉執魯使  
魯受邾奔

乾侯之難  
宋卒曲棘

左氏春秋聚

卷之十五

昭公下

唐述山房



齊會適歷	晉會適歷	雞父之戰	伍員之謀	列國喪紀	內大夫卒	災異雩祀	齊伐莒之末	華向之亂	舍軍大蒐	蔡朱之奔	吳越構兵	無事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景王二十五年辛巳

晏子論禮  
魏舒為政  
晉治戎狄  
之末

經二十二年之  
三十二年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南里出奔楚  
丑天王崩  
王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  
冬十月王子猛卒

昭公下  
唐述山房



敬王  
元年  
午

左氏春秋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二

學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一之 癸丑叔鞅卒

傳無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二之 晉人圍郊六之

夏王子朝入于王城 六月蔡侯東國卒於楚無 傳十一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二八之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

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一四之 天

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無 傳八之 八月乙未地震二七之

丁酉西南宮極震九二之 冬吳入郟 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楚人城郟 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無 傳十一

二十有四年春王子朝入于郟 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無 傳十一

晉士彌牟如京師 夏五月乙未

朔日有食之三七之 瑕及杏潰十一之 秋八月大雩三之

丁酉杞伯郁釐卒無 傳五之 冬陰不佞以温人侵郟 吳滅

巢四四之 葬杞平公無 傳五之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一三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

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于黃父十一之 有鸛鶴來巢三三之 秋七月上辛大雩

季辛又雩五七之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

唁公于野井三三之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三三之 三

左氏春秋卷之十五 昭公下 唐述山房



尹氏焚東訾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楚人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意如立臧會郭巢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葬宋元公單子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如晉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

居于鄆晉師納王九月庚申楚子居卒齊有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

奔楚彗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

吳弒其君僚楚殺其大夫卻宛秋晉士

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子家羈

如晉楚殺費冬十月曹伯午卒無

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無

諸侯戍京師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無

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無

鄭定公晉殺祁盈及楊食我秋七月癸巳滕子

昭公下唐述山房

昭公下

昭公下

昭公下

昭公下

昭公下

昭公下

昭公下



寧卒

傳無

十五之

冬葬滕悼公

傳無

十五之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十三之

京師殺召盈尹固及原氏之子

十一之

夏四

月庚子叔詣卒

傳無

四六之

立公衍為世子

十三之

十九之

秋七月

十三之

龍見于絳郊

十五之

冬十月鄆潰

傳無

十三之

晉作刑鼎

十五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十三之

二之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

疾卒

十五之

秋八月葬晉頃公

十五之

十三之

冬十有二月吳

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十四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十三之

二之

季孫意如會晉

荀躒于適厯

三三之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傳無

十五之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三三之

秋葬薛獻公

傳無

十五之

吳人侵楚

十四之

冬黑肱以濫來奔

六三之

十有二月辛亥

朔日有食之

六七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傳無

三五之

夏吳伐

越

十二之

秋七月

十三之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

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城成周

二二之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三六之

傳凡十

六篇



三子朝之亂

晉頃勤王

二十二年春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蚩五

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於單氏 丁巳

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於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駸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於王城辛未鞏簡公敗





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日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

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於平宮

辛卯鄆肸伐皇大敗獲鄆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

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於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

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

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以納王子于王城庚申單子

劉蚩以王師敗績於郊前城人敗陸渾於社

四分

十一月

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已丑敬王即位館於子旅氏十

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於陰於侯氏

於谿泉次于社王師軍於汜於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

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於京楚辛丑

伐京毀其西南

五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鄆潰丁未

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

六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

朝入於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



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奭南宮極  
 以成周人成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  
 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尹辛  
 敗劉師於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  
 蒯潰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  
 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  
 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二  
 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嚳以甘桓公見王子  
 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

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  
 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於鄆十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於乾祭而問  
 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十一六月壬申王子  
 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合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  
 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  
 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  
 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  
 子其早圖之詩曰錡之馨矣惟馨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





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甲戌津人得  
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王者取其玉將賣之則  
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  
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  
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  
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  
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  
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

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  
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  
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  
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  
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  
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  
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  
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鬥喜生於好  
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



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在僖二十八年見僖下六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之欲背盟以干盟

主無不祥大焉

四

冬十月

壬申尹文公涉於鞏焚東訾弗

克

五

二十六年夏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

城之師於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秋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

子王宿於褚氏丁丑王次于崔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

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五

冬

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

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

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



逆王於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於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成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王愆於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邾邾則是兄

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

於叔帶子頹之亂在莊十九年見莊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叔帶之亂在僖二十四年

見僖下四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

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定王六年魯宣八年蓋妖言降秦曰

周其有頤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

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於靈王生而有頤王

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

劉狄剥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

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於王室侵欲無厭規

昭公下 唐述山房



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  
 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  
 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  
 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  
 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  
 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  
 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  
 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  
 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

文辭何為

〔八〕

二十七年秋會于扈令成周且謀納公也

分 納公傳見 乾侯篇

冬十

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於周魯人辭以難

〔九〕

二十九年春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

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  
 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  
 入於鄆以叛陰不佞敗之

〔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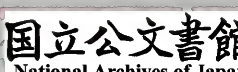
三十一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  
 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



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  
 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  
 業弛周室之憂徵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  
 人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  
 今我欲徵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  
 用寧螫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  
 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  
 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  
 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

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  
 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  
 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  
 子南面衛彪僖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  
 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  
 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  
 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  
 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  
 臨之以為成命

定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





侯之大夫於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僂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

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襄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好也後



四年秋七月葬劉文五年春王人殺子朝於楚劉卷卒後三公後三

六年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分後夏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分後二傳並見下卷陽虎篇周儋翩率王子

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於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

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闔沒戍周且城胥靡後

冬十二月天王處於姑蕪辟儋翩之亂也後七年春二

月周儋翩入於儀栗以叛後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

尹氏於窮谷後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於慶氏

晉籍秦送王已巳王入于王城館於公族黨氏而後朝於

莊宮後八年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

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後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分後三下傳見下卷七

晉執魯使魯受邾奔

二十一年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魯人恐加四年焉

前再見節

二十三年春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

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邱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

昭公下

唐述山房



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履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婍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

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冬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十二



四年 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叔孫使梁其蹜待於門內曰  
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  
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  
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媿至自晉尊晉也

四

二十有七年冬十月 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

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  
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  
滅已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

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

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 在二十年 邾庶其 在襄二

見襄中 十二 莒牟夷 在五年見昭 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

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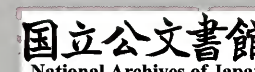
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

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

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

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

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六





乾侯之難

宋卒

曲棘

齊唁

野井

晉會

適歷

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

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夏有鸚鵡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





謠有之曰鸚之鵒之公出辱之鸚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鸚鵒跣跣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鸚鵒之巢遠哉遙遙裋父喪勞宋父以驕鸚鵒鸚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鸚鵒來巢其將及乎

秋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妣與饗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

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賁使侍人僚袒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



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  
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  
邠孫邠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  
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  
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  
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  
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  
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  
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

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  
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蕝蕝蓄民將生心生  
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邠孫曰必殺之公使邠孫逆  
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  
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  
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  
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  
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邠昭伯殺之於南門  
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



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  
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  
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為近  
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  
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  
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  
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昨君不過  
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  
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勳力壹

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  
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  
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  
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  
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三分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  
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  
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  
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



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四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楸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

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五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郟六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僕句以下為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郕郕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



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僕句不余欺也七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八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九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十分夏齊侯將納公命

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

子猶之人高齧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齧以錦

示子猶子猶欲之齧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

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

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

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

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

以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

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

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

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

也請息肩於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曰

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汰輶七入者三寸  
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醜戾也而助之子車曰  
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  
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  
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  
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  
疆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  
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  
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

林雍乘一十

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  
居于鄆

二十

二十

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三十

秋會于扈令戊  
周且謀納公也

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

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  
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  
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  
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  
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  
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



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

難復四十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怙久矣使君亡者必此眾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於且知五十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

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

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公至自齊居於鄆

六十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七十

二十九年春

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八十

夏五月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



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慙而死  
 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  
 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  
 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  
 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  
 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  
 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冬十月 鄆潰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微

過也三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二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  
 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  
 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  
 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  
 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  
 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  
 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  
 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分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  
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  
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  
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  
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  
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  
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  
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  
從者脅公不得歸四二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

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取闕

五二

冬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  
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  
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  
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  
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  
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  
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  
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



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  
 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  
 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  
 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  
 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  
 曰友見閔二年傳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  
賜友汶陽及費在僖元年見僖上一之五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  
 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在文十八年見文十六之七魯君於是  
 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

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定公六年

定公六年夏叔孫成子

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  
 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  
 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  
 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  
 為實使羈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羈臣之願也  
 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  
 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  
 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



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  
 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  
 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後  
 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鶩曰生不能事死又離  
 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  
 鶩曰吾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  
 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  
 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後昭公出故季平子禱  
 於煬公九月立煬宮後

四雞父

之戰

伍員

之謀

十九年春楚子之在蔡也鄭陽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  
 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譖諸王曰建可  
 室矣王為之聘于秦勸夏費無極言於楚子城父而  
 王取之前一再見節實大子焉故大子建居于城父  
 前二再見節

見節

冬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未撫吾  
 民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前三再見節  
 二十年春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  
 叛王信之執伍奢大子建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  
 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  
 吾將歸死我能死爾能報伍尚歸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  
 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  
 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乃見鱒設諸焉而耕於鄙

左氏春秋

卷之十五

昭公下

元

唐述山房



前四再

見節

二十三年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  
秋七月 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燿吳公子光曰諸侯從  
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  
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  
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燿帥賤多寵政令  
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  
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  
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

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  
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  
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  
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  
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  
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八楚大子建之母在郟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甲申吳大  
子諸樊入郟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  
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



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蘧蒢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成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

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

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

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

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

民潰在僖十九年見僖下十七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

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

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

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教蚡冒至於

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

不亦難乎二十四年冬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成曰

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

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

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

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成曰亡

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

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二十四年冬楚



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茹人焉城邱皇遷訾人焉使熊相謀  
郭巢季然郭卷子太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  
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sup>五</sup>

<sup>二十六</sup>年秋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

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  
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  
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  
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  
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sup>六</sup>

<sup>二十</sup>七年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  
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楚莠  
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  
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  
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  
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  
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  
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  
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



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  
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於堀  
室縛設諸寘劔於魚中以進抽劔刺王鉞交於胸遂弑王  
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  
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  
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  
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  
⑦

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  
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  
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  
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  
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  
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  
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  
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  
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



攻郤氏且藝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藝令曰不藝  
 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  
 遂弗藝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  
 完及陀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鄆氏費氏  
 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  
 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秋 楚郤宛之難國  
 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  
 與中廢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戌  
 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

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

在十五年  
見上卷九

出蔡侯朱

在二十一年  
並見上卷九

喪大子建殺連尹奢

在

十年見上卷二  
四及本篇前四

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

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  
 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鄆  
 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  
 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  
 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  
 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



於國謗言乃止

九

三十

年秋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

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

尹然左司馬沈尹成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

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

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

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

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

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

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

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

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禹

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

之遂奔楚楚沈尹成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合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

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

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

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



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十

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

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稽

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十一定公桐

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

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

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

公子繁後

五列國 喪紀

二十有四年秋八月冬葬杞二十五年冬十一月宋

丁酉杞伯郁釐卒平公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

曲棘三二十六年春葬秋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

再見節宋元公四再見欲立子西子西怒乃立昭王

五再二十有七年冬十二十有八年春王夏四月

見節月曹伯午卒三月葬曹悼公七丙戌鄭

伯寧六月葬鄭秋七月癸巳冬葬滕悼公三十夏

卒八定公九滕子寧卒十公十一年

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

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嶠送葬在襄十五年見

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

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



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  
 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  
 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  
 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  
 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  
 在襄二十九年見襄下九之八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  
 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  
 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  
 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三十有一年夏

四月丁巳薛秋葬薛獻  
 伯穀卒十四 公十五

六內大夫卒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  
 月癸丑叔鞅卒一 月丙戌仲孫矍卒二 冬十月辛  
 酉昭子使祝宗祈死二十有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戊辰卒三 再見節四

七災異 雩祀

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二十有三年秋八月乙未地震  
 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二 月乙未地震三 四年夏五

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  
 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三

秋八月大雩旱也四 二十五年秋書再雩旱甚也五

左氏春秋卷之十五 昭公下 唐述山房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  
 贏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  
 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  
 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齊伐莒

之末

二十二年春二月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  
 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弗聽敗齊師於壽餘  
 齊侯伐莒莒子行成莒於二十三年秋莒子庚輿好劍  
 是乎大惡其君一再見節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  
 又將叛齊烏存率國人以逐之  
 遂來奔齊人納郊公一再見節  
 九華向之亂之末

二十二年春楚遠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  
 為君憂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  
 為君憂君若惠保敝邑無尤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楚  
 人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  
 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乃固請出之宋人從  
 之己已宋華亥向寧華定華驅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  
 奔楚一再見節

舍軍大蒐之末

二十有二年春大蒐于昌間一再見

蔡朱之奔之末

二十有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一再見

吳越構兵之始



三十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無事

二十有九年

三十有二年

秋七月

秋七月

附國晏子

論禮

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

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

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

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  
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  
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  
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  
我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  
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  
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  
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  
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



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  
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  
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  
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  
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  
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  
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  
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  
先王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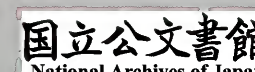
匡魏舒為政

二十八年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  
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  
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  
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  
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愁使吾君聞勝  
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  
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



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饜念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

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合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戌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戌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





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鱗吾與戊也縣人其  
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偏  
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  
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  
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  
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  
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  
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

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  
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  
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  
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驪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  
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  
必驪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  
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  
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  
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  
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  
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  
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  
後於晉國乎合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  
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  
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  
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  
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

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  
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  
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

子辭梗陽人

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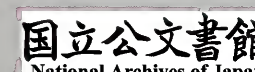
二十九年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

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  
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秦龍氏有  
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  
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  
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



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醴川醴夷氏其後也故帝  
 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  
 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  
 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  
 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見襄中四  
之十二  
 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  
 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  
 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  
 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

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  
 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  
 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  
 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  
 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  
 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  
 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  
 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  
 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





為立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  
 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  
 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  
 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三  
 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  
 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  
 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  
 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  
 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 在僖二十七年以為  
 見僖下六之二

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  
 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  
 事在文六年 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  
 見文五之一 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  
 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  
 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三

五 晉治戎  
 狄之末

二十二年夏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鮮  
 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  
 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  
 鞮歸使涉佗守之 一 再見

